

风靡海峡两岸的超级奇幻作品

沧流帝国辉煌场面惊世奇幻

镜·沧流

当我终于惶急地回过头去的时候，那些一直安静躺在记忆角落里的面目，那些曾与我聆听了无数遍流云和雾月的人，他们却已沉沦在最孤寂的深海。

沧月◎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镜 沧 流

号 008511 第 5005 号 封底有 913 封片图本双国

流 3

21 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镜沧流/沧月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9

ISBN 7-104-02256-2

I. 镜… II. 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7600 号

镜 沧 流

策 划: 吴淑苓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5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256-2

定 价: 2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那场惊心动魄的灭国之战如同洄澜崖下的黑色潮水，总是一次又一次凶猛地撞击着我的记忆。

不记得是第几次在睡梦中惊醒，每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都会看到效梨在窗前的月光下细心织布。我不想打扰她，我喜欢静静地躺在睡塌上看她专注的样子，就像很多年以前我在绿衣岛的家中看我外婆织鲛帕一样，而只有这样，那几近崩溃的神经才可以得到半息平静。

流亡在合虚岛这段时间，我经常想起我在沧流帝国的那段日子，一切恍如隔世。



镜·沧流

我叫戈麦，身边的人都叫我公主，我的父皇是沧流帝国至高无上的王，有着最纯粹的冰族血统，而我的母亲是拥有绝世容貌的鲛族女子。很多年以后，我听沧流国的人说，当父皇宣布要娶这位身份低贱的鲛族女子时，大臣们都一致反对，他们说鲛族人单有蛊惑人心的容貌，只配世代为奴，沧流帝国高贵的血统怎容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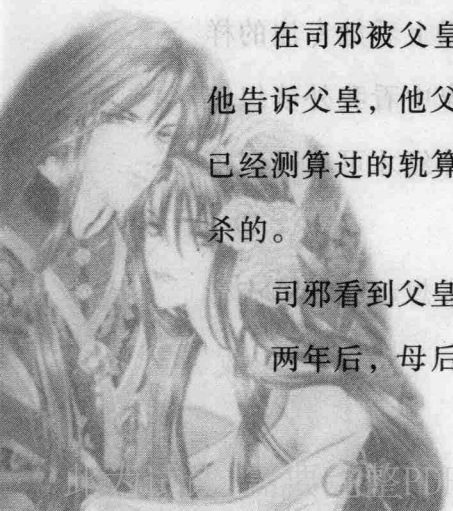
2

有一位年迈的叫司尊的大祭师更是在瞭天殿上以死相逼，父皇没有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最后还是迎娶了这位鲛族女子。大婚三天后，司尊在他的补星阁中自杀了，他的长子司邪赶到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倒在奎木椅上，手中握着占星棍，占星棍有一半穿过了他的身体，暗青的血液把灰黑的奎木椅染得斑斑驳驳，占卜用的寿壳和骨笺散落一地。

在司邪被父皇任命为沧流帝国新的大祭师那天，他告诉父皇，他父亲死去的时候，奎木桌上摆着一副已经测算过的轨算盘，他说他父亲也是因此而选择自杀的。

司邪看到父皇身躯轻微颤动，再没有说什么。

两年后，母后生下了我，但她却因难产而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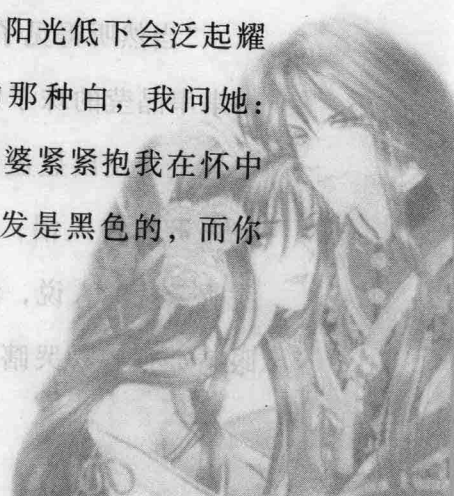
沧流的人们暗地里都说这是定数，意料中的事，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谁也改变不了。父皇将母后葬在沧流国最尊贵的历代帝冢旁，并让我的鲛族外婆，一位老得让人无法记得她年龄的慈祥老人将我抱走。

其后的十年岁月里，我都是和外婆在沧流城外几百里的绿衣岛上度过的，那里有广袤如海的梨花林，白色的梨花漫天飞扬，我一直都有错觉那是放肆坠落的雪片。我的灵力是与生俱在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轻易的在手中幻化出水珠子，然后将它们凝结为坚硬的冰粒，用它准确的刺中远处飞舞着的细小梨花。

我的外婆有着慈祥温和的笑容，她会紧紧抱我在怀中用她粗糙的手轻拂我暗蓝色的头发，这使得我在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了什么叫作温暖。

外婆有一头天空蓝的头发，在阳光低下会泛起耀眼的白，就像绿衣岛严冬深雪的那种白，我问她：“为什么我的头发是暗蓝色的？”外婆紧紧抱我在怀中疼爱地说：“那是因为你父亲的头发是黑色的，而你母亲的头发是海水蓝的颜色呀”。

“我的父亲是谁？我见过吗？”



镜·沧流

你的父亲是沧流帝国伟大的王，你总有一天会见到他的。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

“当外婆要离开你的时候，你的父皇就会来接你回去。”

“您为什么会离开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宁愿永远都不要见到他。”我抬起头望着外婆，生怕她真的突然有一天会离开我。

外婆却安静的笑着看我。

“那我的母亲呢？”

“你的母亲是有着倾城倾国容貌的鲛族女子，她现在住在天上，但是她每天都会在天上俯下身子来看你。”

“那么她听得见我说的话吗？”

“当然听得见了”。外婆把我抱得更加紧，我看见一串串晶莹的珠子从外婆眼中落下，划过我的手臂落在地上，发出盈盈的光芒，这就是云荒城里所说的价钱昂贵的鲛人泪，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婆落泪，我听云荒的人说，鲛人泪很珍贵，如果鲛人哭得太多，眼睛会很容易哭瞎，所以自从这一次以后，我从未在





外婆面前提起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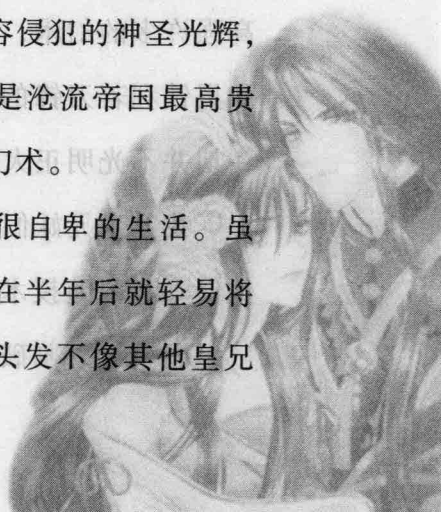
外婆经常都会拿织好的鲛帕到云荒的市集上去卖，换取生活必需的粮食，偶尔我会跟着外婆一起去云荒，但更多时候我还是留在绿衣岛的家中，外婆说鲛族人在云荒地位是很低下的，未成年的鲛人若给空桑人抓去了是要关进铁笼子里贩去做奴隶的。

当外婆不在家的时候，我偶尔会到梨花林里修炼凝冰术，偶尔会爬上绿衣岛最高的山崖上，仰望广袤苍白的天宇，遥想我那从未见过面的母亲。

在绿衣岛的九年中，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往后的时光里，总会让我意犹未尽的去想起它们。

10岁那年，我的外婆很意外的死了，我被父皇接回那终年笼罩着厚厚积雪的沧流皇城。在空旷庄严的瞭天殿上，我终于见到了我的父皇，他有着挺拔魁梧的身躯，灰褐色的瞳仁闪着一层不容侵犯的神圣光辉，他微笑的对我说，从此以后，你就是沧流帝国最高贵的公主，我会让最好的授术师教你幻术。

从进入皇城那天起，我就一直很自卑的生活。虽然我是个灵力高强的孩子，虽然我在半年后就轻易将教授我幻术的授术师击败，但我的头发不像其他皇兄



镜·沧流

6

妹，他们都拥有着同父皇一样黑亮如墨莲颜色的发丝，也不像鲛族人天生海水般的幽蓝，在大殿上云云众多的沧流人群中，那一头暗蓝色的长发显得格外突兀，旁人总会用怪异的目光，来打量拥有不纯粹血统的我。

在进入皇城的一年后，我放弃了对沧流帝国所有正统凝冰术的学习，而改投修炼被沧流族人嗤之以鼻的焕水术。我知道凝冰术是要将手中的水先凝结成冰后才可以发挥，而焕水术却不需要凝结冰的过程，它可以直接用手中的水当作武器使出，冰是有形体的，虽然它的破坏力无可估量，但最高强的凝冰术都只能是以直线的攻击，但水是变幻莫测的，它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角度任何形状去攻击对方，甚者可以将隐藏在空气中的水分当作武器，无声无息的暗杀对方。虽然沧流帝国所有的幻术师都知道，焕水术是比凝冰术高强许多的幻术，然而尊贵的沧流帝国当初就是用坚如黑铁利若刀锋的冰剑破开空桑国城门的，他们鄙视一切并不光明正大的暗杀术。

我的皇兄妹们总是以我为嘲弄的对象，在我还和他们一起跟随授术师学习幻术的时候，他们总会聚在一起用冰屑刀割破我的手臂和脸颊，然后悻悻地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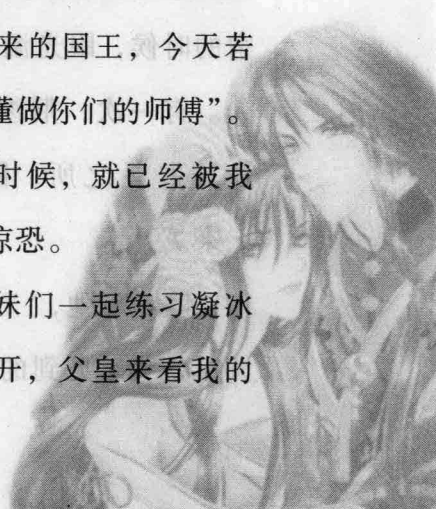
旁边看着我笑，每次我都低着头不说话。或许是我有一位鲛族母亲的缘故，鲛族人的肌肤天生拥有顽强的复原能力，不需几个时辰，这些浅伤口就会自动愈合，不留痕迹。

直到有一天，二皇兄失手将本来用来袭击我的冰屑刀打在了大皇兄的耳朵上，他左耳立即出现了一道指甲长的伤痕，当他看见皑皑的雪地上突然落下几滴碧青色血液时，先是一愣，然后这位刚刚被册封为沧流帝国太子的长着胖脸的大皇兄用手按住自己的左耳，接着坐在雪地上大哭起来，皇兄妹们惶恐的围了过去，二皇兄更是吓得跪倒在地上，当授术师慌忙赶到的时候，大皇兄居然用手指着正在旁边独自练习幻术的我。

那位衣着高贵的魁梧授术师瞪着双眼望着我，他说，“你别以为当了沧流帝国的公主就可以横行无忌，大皇子乃当今的太子，沧流帝国未来的国王，今天若不好好管束一下你，别人会说我不懂做你们的师傅”。

可是，在他还未来得及凝冰的时候，就已经被我重重的击倒在雪地上，两眼茫然而惊恐。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皇兄妹们一起练习凝冰术，他们碰见我的时候都会远远避开，父皇来看我的



镜·沧流

时候总是不停地摇头叹气，我经常一个人爬到沧流城外的泗澜崖，泗澜崖是沧流国域领土上最高的地方，《地沧经》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天地之间，四荒以内，有巅涯曰泗澜。立之于中土，下拦黑水，上观星辰，月之所在，鬼魅隐现。梵天之落仗也。”

8

我 17 岁的时候在泗澜崖上认识了荆浚，那个时候他即将接替他父亲司邪的位置，担任沧流帝国下一任大祭师，所以经常要来泗澜崖观测星宿。他不是像沧流帝国的男子那样的粗犷且魁梧，荆浚有着精致的五官和修长的手指，长发如黑丝般飘逸，瞳仁深邃且温柔，俊美得如落入凡世的星使。荆浚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向我投来怪异的眼光，他会微笑的坐在我身边，告诉我天上星宿的名字和代表的含义，他讲述这些星宿的时候，眼光温柔且安静，像是在讲自己最心爱的人。有一次，荆浚问我，“你为什么喜欢来泗澜崖？这是占星之所，除了占星师，平常人一般很少会上来。”

我告诉他，“因为我最爱的人她们都在天上，泗澜崖是我所见到的沧流土地上最高的地方，这里离天



近一些，那么我离我爱的人也会更近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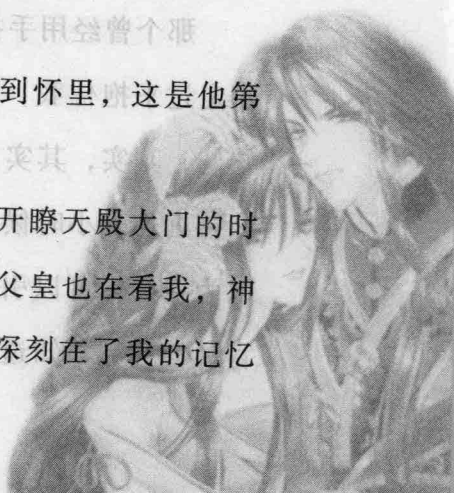
荆浚眼光忧伤的看着我，他指着西边的一颗发着浅蓝色光芒的星说：“那叫守望星，死去的人会在那颗星星上面一直守望着他们在地上的爱人。只要你望着那颗星，就等于望着你所爱的人。”

这些柔软的日子很快就被一场延绵已久的战火彻底摧毁，至今回想起来，恍惚觉得那些日子像云朵一样不真实，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否曾经有过那样一段时光。

边境将领传来的告急令一次比一次紧急，死伤的战士也一批比一批严重。我来到父皇身边，望着他冷峻深锁的眉头，此时我已是长成像鲛族女子一样拥有的美丽容貌的女子，我的头发也变成像海水般纯粹的幽蓝，我对父皇说：“您派我去上战场吧，在沧流帝国上已经没有人能轻易打败我了。”

父皇只是重重叹气，然后拉我到怀里，这是他第一次抱我，也是最后一次。

然后他摇摇头便让我退下，离开瞭天殿大门的时候，我回过头去望了一眼父皇，而父皇也在看我，神色黯然哀伤，从此，那个表情便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



镜·沧流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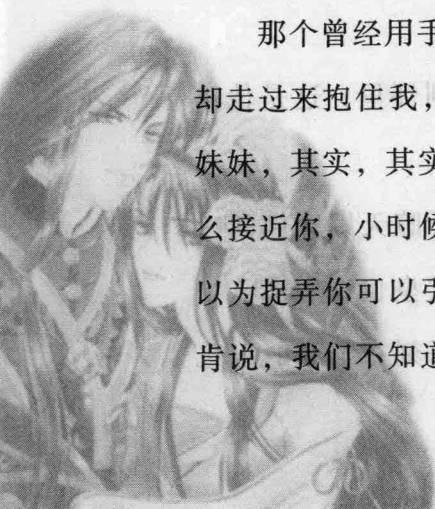
中，让我每一次想起父皇，总会记起那哀伤的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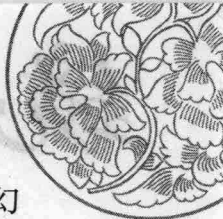
空桑族的铁骑踏进沧流皇城那天，大皇兄和荆浚神色慌张的闯进我的寝殿，他们拉着我跑到汹澜崖下的黑水河边，那里停靠着一艘窄长的旬月船，大皇兄对我说：“这是父皇的命令，也是我们众多皇兄妹的意愿，沧流这次是在劫难逃了，作为沧流帝国的太子，我必须回去和其他兄妹及将领们一起抵抗到底，尽管我们国家这次真的要灭亡，我也要拼尽最后一口气。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力是最高的，所以你必须好好的生存下去，他日为沧流复国，荆浚会一直在你身边帮助你，记住，你是我们沧流帝国最后的希望。”

我一直摇头，心中惶惶而不知所措。

荆浚脸色苍白，神情严肃而沉痛，他说：“听太子的话，你是沧流最后的希望。”

那个曾经用手指责过我诋毁过我的大皇兄，此刻却走过来抱住我，难过的对我说：“戈麦，我亲爱的妹妹，其实，其实兄妹们都很爱你的，只是不知道怎么接近你，小时候你就总是一直避开大家，以前我们以为捉弄你可以引起你的注意，可你还是一句话都不肯说，我们不知道这样反而给你带来了伤害。你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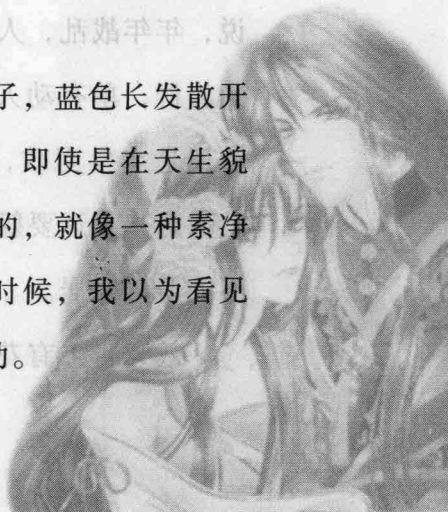
每次看到你一个人在空旷的雪地上表情冷漠的修炼幻术的时候，我心里都会狠狠的难过，我觉得我的妹妹很可怜，从小就没有母亲，最爱的外婆也离开了她，而想爱她的人却一直不能靠近她。”

然后，我的大皇兄便转身奔向皇城，再没有回过头来，幻术袍在怒风里翻飞，猎猎如同一面旌旗。

黑色云层上翻滚着沸腾的血腥，我听见空桑铁骑肆虐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记忆就在这里愕然断开，像一幅色彩浓重的图画中间生生多出一处空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全记不起来。我醒来的时候是躺在一个叫合虚岛的小木屋里，一位叫效梨的人救了我，她说前天傍晚她从集市上回来，在进山谷的道上发现了我，当时我晕倒在地，合虚岛上除了她再没有其他人家，于是就把我带回家中。

效梨是有着惊世容貌的鲛族女子，蓝色长发散开来柔软的坠到腰际，眼光流转温柔，即使是在天生貌美的鲛族人中，她的容貌也是罕见的，就像一种素净的水色胭脂，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看见了我的母亲，突然就有种落泪的冲动。



镜·沧流

12

在合虚岛的半个月里，荆浚一直杳无音信，虽然我知道以荆浚的灵力，他迟早会占到我什么地方，我也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但我在沧流国中亲人的音讯我一无所知，就连当日上船后发生过什么事情我都记不起来，若不是有效梨在身旁，我可能一早崩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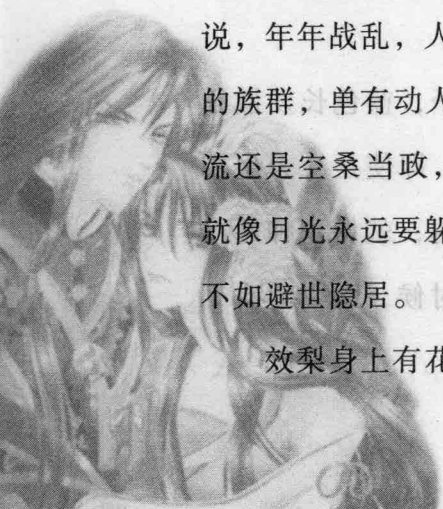
合虚岛是沧流领域中最南边的一个小岛，人迹罕至，岛上有众多珍奇走兽，香花百草，更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竟然有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梨花林，梨花瓣在太阳底下肆虐飞舞，像在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繁华盛世。

我和有效梨躺在梨花林里，感受到那些穿透树叶的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

“你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岛上生活呢？”

有效梨拿起身边一片梨花瓣看了很久，然后淡淡地说，年年战乱，人们流离失所，鲛族人又是毫无地位的族群，单有动人美貌，却无战斗本领，因此无论沧流还是空桑当政，鲛族人仍逃不开世代为奴的悲哀，就像月光永远要躲避着太阳的追逐，与其做他人奴隶，不如避世隐居。

有效梨身上有花草绽放的清香，那阵香味让我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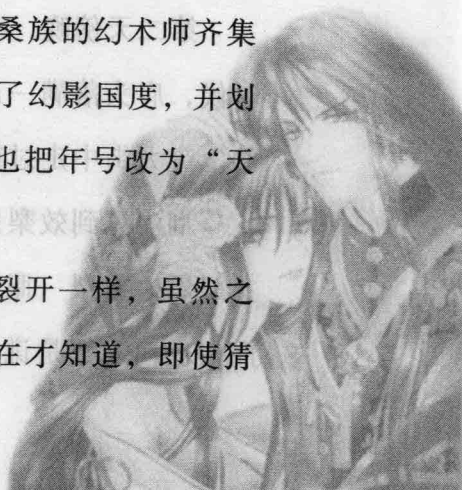




很熟悉，总觉得效梨是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人，可是脑海中却又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她的痕迹。

我不止一次向效梨打听关于沧流帝国的情况，但她每一次都会找到借口躲避回答。在合虚岛的时光就这样在这飘飞的梨花与惶惶不安的忐忑中流走。直到在我见到荆浚的前一天，效梨才肯告诉我，就在我来到这里的前两天，她在集市上听人家说沧流帝国已被空桑人攻破，皇公贵族将军统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后赐死，被俘的大皇子被处以极其残酷的空裂，空桑人将他的头及手脚分别捆在五只独角黑鹫鸟上，黑鹫鸟将他身体托上半空，然后猛烈地朝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去，血液从空中落下，如下了一场碧青色的凄厉之雨。那些没有来得及逃亡的人们不是惨遭屠杀就是被俘为奴，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将曾经有着几千年辉煌圣史的沧流帝国烧成一片废墟，然后空桑族的幻术师齐集魔力，用九天时间在废墟上面建造了幻影国度，并划分四界，重组六合。空桑国王桑桓也把年号改为“天伐一年”，意即替天伐虐。

我低着头静静的听完，心里像裂开一样，虽然之前我已经猜测到结果，可是，我现在才知道，即使猜



镜·沧流

测与真相一模一样，可是当别人亲口告知真相的时候，还是会感到很意外的震惊，眼泪还是会不由自主狠狠掉落。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肯告诉我？”

“我想你留下来，在合虚岛的这段时间，难道就不能让你产生避世隐居的念头？”

我摇了摇头，说：“绿衣岛很像我记忆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我最温暖的记忆和最快乐的时光，我曾经以为我可以在那个与世无争的偏僻岛屿上，和我的外婆一直生活下去，可是后来她被杀了，所以，在这乱世之中，并没有一处真正可以避世隐居的地方。”

那天夜里，我又梦见我在绿衣岛的外婆，她的笑容慈祥而安然，我走过去紧紧地抱着她，像小时候一样放声大哭。

第二天傍晚，我见到了荆浚，他出现在小木屋的时候，肩头落满一层薄薄的梨花，像是刚从终年飘雪的沧流大街中走过来一样。

荆浚见到效梨的时候显得异常冷漠，他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效梨一眼，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因为荆浚一向对任何人都是谦谦有礼的，何况效梨还是曾经救过

